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11

神塔

长篇侦探小说

Sh

李卫荣 / 著

新华出版社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11

一座美丽的神塔
一个悲催的故事

神塔

长篇侦探小说

Shen ta

李卫荣 / 著

新华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塔 / 李卫荣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66 - 0444 - 1

I. ①神…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4095 号

神塔

作 者: 李卫荣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曾 曦

装帧设计: 汉书鸿图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 5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6 - 0444 - 1

定 价: 36. 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7101

目 录

一、一座空坟	(1)
二、警官柳依河之生日	(5)
三、业务员李白蛟的母亲嫁人了	(11)
四、赵大力裁坏了关花茵子的书	(15)
五、李绝代及三个好朋友	(19)
六、赵大力和柳依龙一对干兄弟	(37)
七、一对新婚老人引发柳依龙思绪万千	(55)
八、招待会上	(66)
九、神塔饭店宴会——参加者高咒阔骂一个人	(73)
十、和妈妈从北屋回来的路上	(86)
十一、警察柳依河愁钱愁案子	(94)
十二、柳依龙秘密寓所	(99)
十三、母亲眼里的门缝村学生尹青山	(106)
十四、柳依河的门缝村之行	(115)
十五、柳依龙看望表姐阎淑芬	(130)
十六、阎狗儿结婚了	(143)
十七、柳依龙的秘密住所被发现	(150)
十八、柳依河与两位女友	(157)



十九、柳依龙的两个朋友	(180)
二十、老同学共同探案	(192)
二十一、身心俱疲柳依龙	(213)
二十二、民警柳依河在行动	(221)
二十三、兄弟俩	(231)
二十四、鸡飞蛋打赵大力	(240)
二十五、邢梅牺牲了	(246)
二十六、他的两个女人	(253)
二十七、留给母亲和兄弟的	(265)
尾 声	(272)



很多年以前，端庄美丽郁郁葱葱的龙山上，耸立着一座高入云端的古塔，传说是唐朝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为讨好干娘杨贵妃和唐朝皇所建，史称龙凤塔。因古塔灵验，拜塔人几乎有求必应，老百姓称其为神塔，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一、一座空坟

二〇一〇年端午节。

夜里的一场暴雨没给龙山带来丝毫的凉爽，反而更加闷热了，天阴得黑沉沉的，像一只倒扣着的巨大铁锅，肆意地蒸煮着龙山的一切。

白龙河像一条蜿蜒的银色巨蟒，静静地流淌着，蠕动着。正对着龙山中学大门口的白龙桥，急匆匆走过来一位身子精瘦、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是曾经在龙山中学做过二十年教师的李孟英，千万不要以为李老师是来龙山中学旧地重游的，学校端午节放假了，她连门都进不去，重游什么？她是来看望她的大表哥。

李老师过了桥，沿着龙山中学的红砖围墙往东再往北，就来到了龙山中学的背后，龙山的紧山根儿底下。背后是龙山中学高大的围墙，面前是深可没人的茂密荒草，头顶是黑锅底般的天空。阴暗，压抑，沉闷。她双手扒开湿漉漉的草丛，露出的是一块青石刻成的墓碑。墓碑后头，是一座被荒草严密覆盖保护着的坟墓。“大表哥，我来看你。你在天上过得好吗？神塔好吗？妹对不起你，没能替你报仇。”李孟英对着坟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双手合十，垂首喃喃着。泪水像小河一样流淌出来，吧哒吧哒滴在荒草底下的乱石上……

老早早早，龙山顶上有一座巍峨秀丽的神塔，传说是唐朝平卢节度

使安禄山为讨好干娘杨贵妃和唐明皇所造。塔高九层，每层都雕刻着一条金龙和一只美丽的彩凤，而且每条金龙张开的血盆大口中，都含着一颗驱鬼避邪的纯金龙珠。最妙不可言的是塔的五层，居然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小殿宇，据说是仿照唐宫长生殿雕刻的。长生殿中有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纯金塑像，二人互相依偎着，似乎正在对天上的明月盟誓：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情绵绵无绝期……

龙山地区的人都迷信神塔，有个大事小情或者病灾什么的，都先拜神塔。听说管用着哪！特别农历三月初一神塔庙会这天，更灵呢！

然而三十五年前端午节头天的暴风雨夜里，神塔被雷劈了，看护神塔的李厚田和义子小黑枣儿被决堤的白龙河水冲得无影无踪。龙山的人都说老天爷把神塔收回天上了，李厚田父子到天上看护神塔去了。

哭一会儿，念叨一会儿，李孟英觉得心里稍稍好一些，就打算离开。可就在她转身的瞬间，发现脚下有一小堆黑纸灰，又是二表哥李厚山先来了。这个黑心的人，大概也一直在受着良心的鞭答吧？要不他干吗年年都要偷偷地来到大表哥坟前为他烧纸呢？我的东臭姐当初怎么就瞎了眼跟这个狼心狗肺的人恋爱了呢？亏得东臭姐在这件事发生后没几天就死了，不然的话，非得跟丧尽天良的李厚山离婚不可。唉，我好多年来都没去东臭姐的坟前看看了。今儿个天气尚早，就看看东臭姐吧！

李孟英老家是龙山西北的北屋村，离龙山也就三里多地吧！东臭姐比她大九岁，东街坊丁大妈的老闺女，是她儿时最好的伙伴。那时每逢三月初一龙山神塔庙会快到的时候，家住龙山西村的大舅妈总要派大表哥赶着车来接妈和她娘儿俩去住两天。她舍不得东臭姐，也得拉着东臭姐一块儿住姥家。一来二去的，东臭姐和二表哥李厚山不知怎么就搞起了自由恋爱。东臭姐长得高鼻梁大眼睛小嘴儿，就跟神塔庙会上评剧团演的哪个《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一样好看。二表哥呢，细高挑大个儿，眉清目秀的。俩人结婚办事的时候，来随份子的亲戚朋友们都说，这不是把小二黑和小琴搬到咱龙山来了？准是神塔点化的这桩婚姻……

来到东臭姐坟前的时候，天空中厚重的阴云裂出一道缝儿，太阳从缝儿里钻出了半个脸，顿时一下子就明亮了许多。李孟英突然发现，东臭姐的坟是新的，碑是新的。怎么回事儿？莫非李厚山和他儿子又把东



臭姐重新葬了一回？她俯身看墓碑，蓦地发现碑上刻着李厚山的名字。他也死了？什么时候呢？她寻找墓碑上的时间，却发现正是今日，她倏地一惊，这么说她刚才在大表哥墓前发现的纸灰不是二表哥烧的？大概她以前在大表哥坟前发现的纸灰也不是李厚山烧的吧？他跟大表哥没那份感情，他也没那份胆量去大表哥的坟前烧纸，很可能是他？李孟英的心情突然格外沉重起来……“李老师！”有人喊她，回头望去，却见一个老太太正气喘吁吁地向她跑过来。谁呢？到跟前了，李孟英打量着喘作一团满脸皱褶的老太太，却怎么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我是您的学生代玉清呀！”老太太平静下来说。

“啊！”李孟英大吃一惊，面前的老太太怎么可能是当年有校花之称的代玉清呢？李孟英是一九六八年年底大学毕业分到龙山五七中学（龙山中学的前身）的，教高中班语文兼班主任（全校初中以外只有一个高中班）。她的班里有一对可人儿，班长美男子尹青山，文娱委员校花代玉清。好多见过这对少男少女的人都说，神塔又要点化一桩婚姻。那时班主任李孟英常常能收到女同学打来的小报告，某日代玉清悄悄给了尹青山两颗大香白杏子，某日看见代玉清和尹青山在龙山西村南头的破窑里，某日看见俩人拉手……李孟英觉得这些女同学是忌妒，很想说你们有本事也找个美少年呀，干吗侦探似的老盯着人家代玉清呢？碍于老师的身份她不能这样说，只是含蓄地讲同学之间互相友爱，不要背后告状打小报告，老师不喜欢这样。小报告没了，代玉清和尹青山的关系却没更进一步，听说尹青山的母亲去世得早，他那当门缝村大队书记的父亲早已给他物色好了一个贫农成分，炕上地下活儿都能成的姑娘，只等尹青山高中一毕业就结婚。农村孩子上学晚，尹青山高中毕业就得二十多岁了，可不该娶媳妇了！代玉清也不甘落后，家里在龙山西村给她找了一个在部队里当排长的，没爹没妈，代玉清进门就当家。军人都是急茬子，代玉清刚刚照完毕业合影，排长当即就拉着她到公社民政所领了结婚证，当天晚上就住到军人家里——李孟英二表哥家的西院。当兵的说你别觉着不办事委屈，我就半个月的探亲假，春宵一刻值千金是不？有了这一刻，你就由一个普通农村姑娘，变成了军属，知道不？虽然同在龙山西村，在学校教书的李孟英再也没见过军属代玉清和后来的

烈属代玉清。倏忽间怎么美丽如花的少女就变成满脸皱褶的老妇人呢？可她怎么就能老远认出我呢？

“您没变。跟刚教我的时候差不多。”代玉清说。天啊，这话多可怕呀！（一九）六八年我到龙山来的时候，还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姑娘，怎么就跟现在六十六岁华发满头的老太太一样呢？

“代玉清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来给厚山大哥磕两个头，然后就坐车去北朝市儿子那儿。”代玉清说，脸上的褶子忽然就暗淡下来，她不顾泥土的湿粘，对着墓碑，跪下去就磕了三个头，哽咽咽咽地说厚山大哥我对不起你，要是我在你旁边你就不会这样死……起来，代玉清的脸上满是泪，连膝盖上沾的湿土都没顾得划拉划拉，就向李孟英老师讲了李厚山死亡的前前后后，“是夜里让人把脑袋切下来的。大概亲人之间都有感应吧，他儿子李白龙怎么也睡不着觉，老觉着他爹好像有事儿，就连夜开车从北朝市来了，进屋就发现他爹躺床上，脑袋跟西瓜一样在地上骨碌着，当即就打电话报警了。龙山乡派出所的，还有县里的警察都来了，又是检查又是拍照，里里外外也都翻了，折腾一溜够，连针鼻儿大的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大热的天总不能让老头儿的脑袋老跟西瓜似的墩地上呀！警察同意安葬以后，这李白龙就出大价钱请人刻碑的刻碑挖墓的挖墓缝脑袋的缝脑袋……这不刚刚弄停当，这小子开车就回北朝市了。也难说，这家还待什么劲儿呢？最后一个亲人被杀死了，整个宅子里罩着阴气和血腥气儿，谁敢呆呀！”看见一言不语发呆的李孟英，代玉清用胳膊肘轻轻碰老师一下，说您也回北朝市吧？咱们快走吧！离北屋村的车站还三里多地哪！别误了车。

李孟英这才醒过梦来，说代玉清你急什么呀？末班车七点半哪！这刚刚四点，就是爬着也赶去了！李老师说着把戴着手表的腕子举到代玉清跟前，“你瞧瞧，是不是才四点？”

“我怕，怕李厚山。”

“怕他什么呀？他还能从坟墓里钻出来不行？”

“我昨儿白天坐柳经理车离开的时候，都没跟他说一声。他不愿意让我离开他。我要不走，他也出不了这事儿。”代玉清说着又哽咽起来

了。见李孟英疑惑的目光，她说您是我老师，我也不瞒您了。从打孩子他爸在部队牺牲以后，我就一直和李厚山明铺暗盖。他没少照顾我们娘儿俩，没有他，我孩子也念不起大学。不念大学，依龙公司的柳经理怎么会要他？怎么会给他一月好几千的工资呢？

闹了半天代玉清口口声声的柳经理，敢情就是儿子柳依龙啊！“可我搞不明白，你儿子想让你去北朝市和他一起，他为什么不接，要柳经理来接你呢？”

“我儿子知道我和李厚山这层关系，怕接不动我，才求经理替他接。”

“那你既然昨儿回北朝市住了，怎么又知道李厚山黑夜被人把脑袋切下来了？有人给你送信儿了？”

“昨几个天晚了，我没回北朝市，柳经理安排我住公司的宿舍里了。一大早龙山西村在公司上班的工人就传开了李厚山被杀的事，我就过来了，一直帮着李白龙把他爹安葬完。回自个儿家又归置归置，这不打算在厚山墓前磕个头，就去北朝市吗？没想到正好碰上您。”代玉清哀哀地说完这些，求助地望着李孟英，“老师呀，我活这么大可头回去北朝市呀！我怕我找不着，您得帮我。”

“我负责把你送到你儿子的家，行吧？”李孟英答应得很爽快。李厚山让人杀死，她很高兴。这才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哩！大表哥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她从心眼儿里感谢这位把李厚山的脑袋像切西瓜切下来的人。当年他对付大表哥不也是……她的心陡地一惊，同样的时间，同样地切脑袋，他、他、他不会……

二、警官柳依河之生日

因为是星期天，盛夏的东海子公园显得特别热闹，孩子们在环湖甬道上骑着各式各样的彩色儿童车，互相追逐。长廊水榭上传出婉转悠扬的丝竹声和高高低低的歌声、唱戏声，湖水盈盈，绿柳拂岸，游船如织，好一派盛夏东海子美景啊！

紧挨湖水的岸边垂柳下，一张双人椅子坐着一对亲密恋人：男的英



俊潇洒体格健硕，女的柔弱娇美面如夏花，两个人紧紧地依偎着喁喁私语。谁也想不到他们是两位警察吧？

因为前段儿工作忙，再加上替同事连着值几回班，民警柳依河已经有十多天没见着女友雪儿了。雪儿也是个警察，是在市里坐机关的那种警察。虽然如此，她很理解基层警察的忙碌及休息的无保证，柳依河的工作单位是离市区百里左右的北屋派出所，基层又偏远，俩人十天八天见不着面也是常事儿，白雪一点儿都不抱怨，只是抓紧一分一秒跟男朋友亲热、缠绵。就比如现在吧，她就像一块口香糖似的，紧紧地粘在柳依河的怀抱里，脸儿蹭着柳依河的脸。可她总觉得柳依河今儿个有点儿不对劲儿，连一句热烈的话儿也不讲，表情凝重，眼神儿呆板，似有什么心事，“你怎么了，一声不吭？是不玩腻了，烦我了？你可以放手呀？别以为同居好几年，离开你我就嫁不出去了，告诉你，追我的人排大队哩！”

柳依河没接白雪话茬儿，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我总觉着一个人死得很蹊跷。”

“可以和我讲吗？”白雪没再接着说气话，很乖巧地把身子往柳依河的怀里靠了靠。

“怎么不可以？你和我同穿一身皮，又给我当了好几年褥子了。”

“放屁！”

柳依河说他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家在北屋乡阎家河村，正是他的管区。表姐叫阎淑芬，开着家很大的装订厂，是个女企业家。表姐夫头几年死了，表姐就又嫁了一个男的，不是咱北朝市郊区的，是北河省四合县龙山乡门缝村的。两人同岁，以前就认识，听说还是表姐主动的。表姐长得漂亮，新表姐夫也很帅，俩人郎才女貌，琴瑟相随。平时表姐负责厂里生产，表姐夫负责送书拉页子跑业务什么的，配合得极好。可哪儿知头些天，一向健健康康的新表姐夫突然就死了？而且死的当天就火化，当天就把骨灰扔进了白龙河。

“死因呢？”

“饮酒过度，酒精中毒而死，这是死亡证明书上写的。”

“不就结了嘛！你还死气白赖纠缠啥呢？大热天，不赶快火化，当



天就得臭了，至于扔河里，没准儿人家夫妻有过约定呢！”

“问题是，我调查过开死亡证明的北屋卫生院院长了。他说人没进卫生院哪，就死了，说当时见那人满身的酒气和满身呕吐的秽物，他什么都没想，就给开了那样一张内容的死亡的证明。院长说阎淑芬是谁呀，咱北屋乡里有名的女企业家。人家每年都向我们卫生院捐款呢！卫生院好多的设备，都是人家阎厂长给买的，我为个死亡证明还跟人家阎厂长叫真儿呀？人家阎厂长的为人谁不知道？有哪个不夸？乡里县里市里都受过表扬哩！我总不能给人安个谋财害命杀害亲夫，而拒绝开死亡证明吧？”

“院长说的是事实吗？”

“当然喽！”

“那还有什么挑呢？”

“就是院长的那句谋财害命，杀害亲夫的话提醒了我，表姐就是有这嫌疑嘛！阎淑芬有个不务正业的远房侄子叫阎狗儿，表姐经常给他钱花，厂里的食堂也任阎狗儿随便吃。有时人手不够了，表姐就派阎狗儿跟表姐夫一块儿出车，帮助送书拉页子。自然了，阎狗儿就和表姐夫很熟，俩人常在外边一块儿吃饭，表姐夫死没几天，阎狗儿就跟我说这下子尹相田（死者的名字）的宝物该填和我大姑了，我问阎狗儿尹相田有什么宝物？他说有回他跟尹相田一块儿吃饭，尹相田喝多了，就跟他抱怨阎淑芬有啥了不起的？不就开个破装订厂有两个钱嘛！我的宝物要出手，能把她十个装订厂买下来。阎狗儿就问他什么宝物，尹相田说跟神塔有关，是他前妻留下的，阎狗儿说那您为什么不卖呢？尹相田说得等他前岳父死了才能卖。阎狗儿问他为什么？他就没再说，第二天大概意识到自己头一天言多语失了，还特意跟阎狗儿解释，说他根本没什么宝物。怕阎狗儿瞧不起他，吹牛哩！还叮嘱阎狗儿不许把他吹牛的话跟别人讲，特别不能告诉阎淑芬，丢人哩！”

“后来呢？”

“后来表姐夫尹相田就死了！”

“你真怀疑是你表姐贪图你表姐夫的那个宝物，把他害死了？她趁那么多的钱，夫妻又挺恩爱的，不至于是吧？”



“俗话讲隔墙有耳，草边说话路人听，水边说话鱼儿听。万一尹相田本人或者阎狗儿，把这宝物的事又和别人说了，难保别人就没有谋财害命的心？”

“你打算怎么办？向上级汇报？”

“哪儿能呢，这种没影的事儿。不说别人，我们所长就得先揍我一顿，骂我不务正业，撑得没事儿找事儿。”

“就放不下？”

柳依河摇摇头，“我打算利用国庆假期，到尹相田老家门缝村调查调查去，印证一下那宝物的事，没准儿能有收获呢！”

正在这时，两人的手机同时响了。白雪的是局办打来的，要她马上赶回局里写一份材料。柳依河的是哥哥柳依龙打来的，哥跟他说今儿是他生日，家宴都准备好了，只欠他这个寿星佬东风了，要他赶快回家。

白雪说你这个大哥对你真好，比爹妈还疼你。可惜本小姐有事，不然的话也得去你家打扰去。没准儿你大哥也给我一份红包哩！

“我都记不清大哥这一年得给我多少钱了，他自己其实挺节省的，可跟我身上甭管花多少钱，没打过奔儿没眨巴过眼。我怎么报答我哥呀！”

“兄弟谊手足情，应该珍惜啊！”雪儿说，“可惜我这个独生女今生今世也难享受啊！”说这话的时候，柳依河发现女友刚才阳光满面的脸上竟流露出丝丝的伤感。将出公园大门的时候，他一把搂过雪儿，“别伤感啊，雪儿。我的大哥不也是你的大哥吗？晚上我回来住啊！”又在雪儿的脸上亲了一口，一对恋人儿才分开。

柳依河急匆匆地赶回家，一进门，就觉得客厅里的气氛有点儿异样，父亲闷头吸烟，母亲的脸色阴得像要滴水，“爸，妈，我回来了！”柳依河故作什么都没觉察，很欢快的样子，猫腰从几上的水果盘里捡了只大大的巨丰葡萄，刚要往嘴填，却被母亲一巴掌打掉了，“就知道吃！去上厨房瞧瞧你哥去。要不是他，我早把你生日丢脑后了，是你哥，丢下公司那么多事，一大早就赶来为你准备生日宴，依我就随便找个小饭馆外边吃顿得了。你哥不干，非要亲手为你做，说在家里更温馨。”

“是，儿子这就去厨房。”柳依河冲爸妈敬了个礼，就往厨房里跑，他已经习惯了在家里挨母亲的训，听母亲对大哥的赞扬，有时就开玩笑地回敬一句：“咱家就我大哥是亲生的！我是抱养的！”妈对他的这句玩笑从来不恼，反而眉开眼笑地点头称是，你说得很对很对！就你大哥是我亲生的！你是路边杂草里捡来的！把个柳依河噎得直瞪眼。我的妈呀，今生今世我在咱家里怕是也争不到和大哥平等的地位了！

去厨房得过餐厅，柳依河发现长方形玻璃餐桌上摆了很多盘的凉菜；片状的凉菜切得薄如蝉翼，几近透明；丝状的细如头发；绿的翠绿，黄的金黄……柳依河的肚子忽然适时地发出抗议的咕噜声，冒着可能会遭到母亲训斥的危险，他从那只豆绿色菱形盘里码放整齐的肉片里抓一把扔嘴里，立刻他从未体验过的一种肉的特殊香味钻进嗓子眼儿，什么肉呢，这么香这么好吃？他心里问，又抓了一把，边吃边去进厨房。

穿着他给买的那件大红色李宁牌T恤衫的哥哥，前头系着个围裙，正在案板上切着什么，“哥。”他叫了一声，说你累了，和爸妈到客厅坐会儿吧！厨房交给我了，

柳依龙扭头瞧瞧弟弟，说今儿个你是寿星佬，只管待着，逗爸妈开心就行。厨房的事不用你操心，二十分钟保证开饭。

“哥呀，爸妈好像生气，怎么了？该不是为了扶贫爸的外甥的事吧？”

“正是。”柳依龙说他昨天派人从平遥买了些牛肉。爸一看这么多，就说平遥牛肉很有名也很贵，能吃着这口的人不多，说让我留出些，给咱那老不死的三姑和几个表哥都尝尝。妈一听就急了，说他们不配！就瞅她们当年对我大儿子那态度，我这肉给路人吃都不能给他们！老俩口这就生起气儿来，其实妈也是，就给他们一些，能咋样？咱家还在乎这点儿东西吗？

“不是在乎不在乎东西的事儿，”依河说，“虽然我比你小一轮，可小时候我也记着哪，咱那三姑和那仨表哥就是不配！小时候咱三个姑姑隔三差五就来咱家跟妈闹一顿，一口一声地野种长野种短的，不知是骂咱哥儿俩呢，还是说咱全家不配住她们老柳家的房子。大姑二姑总算死



了，咱又搬到市里，三姑也没法找咱茬儿了。偏咱哥儿俩又回北屋了，我在这儿当警察，你在这儿办公司，还少不得跟他们磕头撞脸的。咱这老不死的三姑可没少给我找麻烦，今儿来小贩到派出所找我要钱说三姑欠的帐；明儿来个到所长那儿告我状的，说三姑依仗侄子柳依河当警察欺负人……要不是穿着这身皮，要不是有爸爸在，我早揪过来臭揍她一顿！不过还好，她倒不敢找你麻烦。”

“她敢这么对我，我早揍上她了！反正她又不是我……哎对了，依河你快打几个鸡蛋。得先摊鸡蛋，再做别的菜，省得刷锅了。”

柳依河很顺从地从冰箱里拿了六个鸡蛋，在一个大白碗里磕好，说哥呀，可别忘了给表姐送点儿平遥牛肉去。尹相田死了以后，表姐一人弄那么大的装订厂，真让人心疼。说哥不知咋的，一提起尹相田的死，我心里总疑疑惑惑的。

“你疑惑什么呢？疑惑是你表姐把他害死的？”

“怎么会呢！”柳依河摇摇头，“他们两口子琴瑟和谐，表姐怎么会害死他呢？”

“那你疑惑什么？”

“听阎狗儿说，尹相田死的前些天跟他说过，他手里有宝物，跟神塔有关。我怀疑这话是不是让别人听见了，就对他下了手。谋财害命呗！”

“阎狗儿这落得梆子的话你也能听？他还跟你说什么没有？”

柳依河想了想，他好像还说尹相田有本日记，就搁在他们门缝村的房子里，他没事儿看他大爷的时候，就写几篇。他说他从小就爱写，要不是生在农村，早成大作家了。柳依河说虽然阎狗儿不靠谱，撒个谎编个瞎话也是常事，可我这回宁信其有，打算过几天国庆假日的时候，去门缝村访访去，万一不经意间我要破了个大案呢！弄个副所长当当或者调到刑警队里也没准儿呢！

柳依龙说弟弟你的想法很好，年轻人就得求上进，你哥我四十多岁了，也就这样到头了，哥还指望你能有更大的发展哩！去前跟哥打声招呼，需要啥哥给你准备，安全第一啊！

“哥你疼我跟老妈疼儿子似的。”柳依河说，就觉着鼻子酸酸的，

眼眶热热的，使劲儿忍住，总算眼泪没有流出来，说哥你甭操心了，门缝门离咱北屋才三里多地，我抬脚就到了。更不存在安全不安全的事儿，我一大小伙子，又是个警察，谁敢拿我怎么样呢？倒是你，得注意身体，四十多岁正是中年，人体多事之秋，别只顾忙，累坏了自己。还有你跟秀兰姐姐，都恋爱二十多年了，结婚的事也该摆到日程上了吧？妈急着报孙子哩！

“你和雪儿赶快结婚，给妈赶快生个孙子不结了？”

“我和雪儿商量好了，你先结婚我们才能结。妈也是这么个意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你哥和秀兰一天不结婚，你和雪儿就不能结婚。”

“那我要一辈子不结婚呢？”

“瞧哥说的，怎么会呢？凭哥的条件，就是结一百次一万次……”蔬菜放进油锅里的爆炸声淹没了柳依河的话，然后就是哥哥一样样地炒，他一盘盘地往餐厅桌上端。

四口人的生日午宴，一直吃到壁上的挂钟敲了六下。依龙和依河同时站起来要去收拾餐桌的杯盘，却被父亲和母亲同时制止了，老两口饭前的不愉快早没了，两张老脸上都堆满了笑。母亲李孟英说天不早了，依龙公司有一大摊的事儿等着，依河有雪儿在家等着。你们都走吧！这洗碗刷家伙的事儿我和你爸能干。

老爸也附和着老妈的话，说我一人都干得了，一面双手做出往外请的姿势，“可注意安全啊！”

“哎！”哥儿俩同时答应着，走出了家门。

三、业务员李白蛟的母亲嫁人了

差半个月就到国庆节了。柳依龙一到公司，办公室主任国玉叶就给他递上了一份名单，说这是国庆节职工家属招待会的名单，共计三百三十三人。北朝市以外的外地家属为一百六十人，其余是当地的。国玉叶说外地家属肯定不会来的，我让会计按每人一百块，您签字就给他们汇过去。本地的呢，就派人直接送到他们家里，随着钱一块儿的都有封慰问信。估计来厂里参加宴会的超不过三十人，有三桌足够了，柳依龙



点点头，说好的，你想得很周到，只是一百元太少，再加一百吧！

国玉叶回答声“是”，就像燕子般飞走了。望着国玉叶轻快活泼的身影，柳依龙轻轻地叹口气，年轻就是好啊！高中时的赵秀兰，跟现在的国玉叶一样年轻漂亮，一样的快乐活泼，走到哪儿都像只小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可现在呢，二十多年的爱情长跑和时间磨砺，她疲惫了，不再有年轻时的欢快活泼，她那张依然美丽的脸上出现了很多细小的皱纹，笑容也很难再回到她的脸上。甚至于销魂的时刻，他觉得身下她的呻吟声都不再年轻不再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了。而且每每云雨过后，她也不像年轻时一样小鸟依人般躺在他的怀里，任他抚摸，疼爱。就说昨天晚上，刚刚高潮过去，她就把他从她身上推下来，质问他柳依龙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婚姻呢？难道永远让我做你的地下情妇？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找个年轻貌美青春靓丽的女孩儿？他呢，也没像年轻时一样搂着她亲着她哄着她，穿上衣裳就离开了宾馆的房间，摔门的一刹那，他甚至于还没忘给她重重地一击：“我这辈子不和任何女人结婚！耐不住就请你离开！”冷静下来以后，他很为自己这句伤人的话后悔万分。他伤的是谁呀？是从高中时就义无反顾地跟着他的恋人呀！她向他要一个婚姻过份吗？一点儿都不！只是他的身份，他的理想和抱负，容不得他和女人结婚生子过日子啊！这样他会害了女人——尤其他深爱的女人，他会害了他们的孩子啊！既然如此，应该跟秀兰谈谈，心平气和地分手，让她过一个正常女人应该过的日子。可他又不敢，害怕万一如此失去她。他爱她，离不开她……“笃笃笃，”轻轻的敲门声把柳依龙的思绪拉回办公室，“请进。”

门开了，是公司业务员李白蛟。“经理，请您吃糖。”李白蛟把一袋花花绿绿的糖恭恭敬敬地放到他办公桌上。

“你和盛小敏结婚了？”他问。盛小敏是公司排版车间的女工，李白蛟的女朋友。

“是我妈，和耿老。”

李白蛟和耿老的关系他是知道的：两年前，耿老一个人遛弯儿时，不小心摔倒了，正好走在旁边的李白蛟就把他搀起来，送回家。耿老是个离休老干部，一个人住着座国家给的二层小楼儿，雇着个农村来的保